



乡土记忆

## 家乡正月闹红火

梁建军

上世纪60年代后期,每逢放了寒假,我回老家过年,在家乡感受正月,那是农家休闲的日子,也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。

过了大年初一,初二开始走亲戚,初五在家要过“破五”,初六闹红火的队伍就开始粉墨登场了,有扭秧歌的、踩高跷的、打霸王鞭的、唱样板戏、歌舞剧的,还有社火。闹红火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以后。

闹红火的队伍基本是村村都有,生产队从腊月就开始精心准备了,这是农民一年来放松心情最重要的娱乐活动。邻村的红火队伍要互相演出,也算串个门。奶奶家住在村中间,是闹红火的队伍必经之路。每当我们听到铿锵的锣鼓和唢呐声,就知道是闹红火的队伍来了,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,奶奶也扭着小脚匆忙向街上走去,孩子们兴奋地连蹦带跳早已冲出了大门。

这时大街上人头攒动,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。奶奶家小巷对面的供销社是一片高地,更是挤得满满当当。大姑娘小媳妇穿着碎花布新棉袄,小伙子穿着黑布棉衣,显得格外精神。小伙子们一边看红火,一边不时瞟一下大姑娘小媳妇,遇上喜欢的姑娘就凑过去,有话没话搭两句。年长的妇女们

则边看热闹,边议论哪家的媳妇俊,哪个花色的衣裳漂亮。

我们跟着闹红火的队伍向村口的戏台涌去。踩高跷、扭秧歌、打霸王鞭的就在戏台前打开场子,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表演,我们就站在场子外面观看。表演节目的就上了戏台,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片段和《老两口学毛选》是当时的流行节目,每场必有。

我最喜欢的是社火,内容类似武术表演,但娱乐性、观赏性更多一些。演员多是青少年,先排队来跑场子,踏着锣鼓点,做些踢腿、二踢脚、旋风脚、侧空翻等热身动作。而后,有练拳的、练刀枪器械和徒手对打的,逐个上场,蹦蹦跳跳,闪展腾挪,精神利落。他们都是业余爱好,平时学习、种地,农闲时就开始习练,每到正月就出来表演,图的就是强筋壮骨,红火热闹。

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节目也不消停,一会儿就和小伙伴们打闹戏耍起来,在人群里串来串去,少不了挤着踩着别人,引来几声嗔怪。闹红火的队伍演出完毕,锣鼓声渐渐远去,人们才说着笑着议论着,意犹未尽地慢慢散去。有的看着不过瘾,就跟着队伍走上几里地,到下个村子“复习”一遍。

难忘时刻

## 特殊的班会

刘卫

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我考上一所外贸学院,开启了异地求学之旅。放寒假后,一路辗转,我风尘仆仆地回到日思夜想的老家县城,与家人团聚,过了一个欢乐且食材丰盛的春节。返校前,母亲准备了一大袋家乡的特产——熟红皮花生,还有一满坛香辣腊鱼块。母亲说:“老家的年货数不胜数,像肉糕、鱼丸、糍粑等等,但都需要加工,学生宿舍肯定做不了。这两样是熟食,带回学校,让班里的学友尝尝鲜吧!”

当天,我到校较晚,一进宿舍,学友们便围上来,性急的甚至开始翻鼓鼓囊囊的旅行包,看我带回什么好吃的年货。当即,那坛香辣腊鱼被抢去近半。正准备“瓜分”熟花生,班长不合时宜地进来。他捂嘴而笑,接着宣布道:“明天晚自习开非常班会。大家要把家乡年货如数奉上,以利分享哟!会上品美食,讲各自家乡过年的风俗和逸闻趣事,畅

谈新春计划,激活学习新动能,增进同学情。吃饱喝足,传递温情,才不想家嘛!”

那个年后特殊同学会,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天南地北莘莘学子聚在一起,由陌生到熟悉,个个青春勃发,相互间无拘无束。各地的年货摆在一起,花样繁多,简直如同博览会,惹人食欲。有久闻大名的油炸虾球,有塑料壶装的米酒,有特制的层层叠叠甜糕、天津大麻花、新疆葡萄干、金华火腿、东北泡菜、道口烧鸡……开怀畅饮之时,有男生甚至早早发邀请,毕业后,有机会一定请同学去他家乡过春节,领略当地风土人情和壮美海景……

聚会很晚才散,同学们意犹未尽,暖意夹杂着醉意,纷纷表示,要珍惜大好学习时光,以后为促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家乡的建设,贡献自己的力量和学识。

岁月留痕

## 军营里包饺子

晓根

在军营,过年也是照例要吃饺子的,这在全军各部队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当然,饺子要大家来包,仅凭炊事班十几个人把全连百十来号人的饺子包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到了除夕的晚上,炊事班就开始给各个班发面和饺子馅儿。1974年除夕那天,班长提议,今年过年由北方兵包饺子,南方兵打下手。

我们班10个兵来自晋冀鲁豫川湘6个省份,以前过年时大家一起包,可那些南方兵包的饺子不仅难看,而且还尽是破皮露馅儿的,所以今年班长下令不用他们包了,只让他们和面、擀皮儿、找工具。

班长提前一天就布置了任务:你去找菜刀,他去找面盆,动作要神速,要注意保密。因全连十几个班只有两口大锅,哪个班先包完哪个班先煮,如果落到最后,就快到中午了。大家都抢着找工具,工具自然不够用,还好,炊事班班长曾是我们班的副班长,早已提前给我们藏好了菜刀和面板。工具都找齐了,只剩下擀面杖了,我出了个主意,把训

练用的手榴弹的弹柄拆下来加工一下可代替。

包饺子时,两个新兵包着包着突然哭了,可能是想家吧。班长说:“快擦擦,别掉到面上。”正好排长进来,排长说:“别擦别擦,拿碗接着,今天蘸饺子有调和了。”泪流满面的新兵立刻破涕为笑。

初一早上,我们班是最先吃上饺子的,因为我们最先包完。大家非常高兴,有说有笑的,都夸这饺子包得好,当然北方兵更是得意洋洋。

就在我们高高兴兴地吃着饺子的时候,饭堂里特别热闹,那场面就跟赶会似的。有出的有进的还有端饺子排隊的,把个饭堂挤得水泄不通。值班排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吆三喝四,跑前跑后,排队登记,维护秩序,直累得大汗淋漓……

前些年几个战友在我家聚会时,谈起当年在部队包饺子的情景,大家都很感慨。我说,咱们今天就再包一次吧。不料,战友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,你不麻烦?想吃,又不愿包,只好吃速冻水饺。吃完了却快快的,都说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。

非常经历

## 打着灯笼找恩人

彭庆东

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每年的元宵节前,父亲总要去年货市场买一个灯笼。提回来后,安上一只小灯泡,再检查一遍灯泡亮不亮、电池电量足不足。然后用硬笔在一张细棉纸上工工整整地书写下一行大字,贴在灯笼上。晚上吃过元宵后,便领上我的女儿,打着灯笼出门找人去了。

父亲找的不是别人,是我女儿的恩人。这事还得从我女儿5岁那年说起。

1990年的那个元宵节,我和爱人都在医院陪护岳母,把女儿留给了我的父母。晚上,父母便带上她去街上赏花灯、猜灯谜、看秧歌。

观灯的地方人头攒动,挨肩擦背,女儿竟然在人群里跟爷爷奶奶走散了。女儿站在街头哇哇大哭。有个叔叔过来哄她,问她家在哪里,记不记得家里电话,爸妈叫什么名字。女儿也不知道家在哪里,家里也没有电话,只记得我俩的名字。那个叔叔又问她父母的工作单位。女儿只会说妈妈在解放大楼。于是那人便领着女儿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,试着给解放大楼值班室打电话,终于打听到了我家的地址。

那个叔叔把女儿送回家,家里没人,就又托付给了宿舍门卫室,匆匆走了。

丢了孙女的父母急坏了,满大街寻找,又报了警,一晚无果,只好惴惴不安地先回家。当门卫室的大爷把女儿交给父母时,老两口惊喜万分,急忙问送女儿回来的恩人叫什么名字,是哪里的,可女儿没有问过。问她那个叔叔的长相,她也记不得了。

第二年的元宵节,父亲买了只灯笼,领着女儿,打着灯笼,又来到了去年观灯的地方,边看红火边找人,直到很晚才回来。父亲的灯笼很特别,薄薄的灯笼壁上有一圈醒目的大字:“感谢去年元宵节送小女孩回家的恩人。”

第三年的元宵节,父亲的灯笼上就写着:“感谢前年元宵节送小女孩回家的恩人。”

后来,灯笼上的感恩词就标明了特定的时间:“感谢1990年元宵节送小女孩回家的恩人。”

一直到2002年的冬天,父母到了海南越冬,还不忘来电叮嘱我。我说:“偌大的一个城市,又是这么多年了,找个人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。”电话那头的父亲说:“找到找不到恩人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让人看到这个世上无处不在的爱与善。”

如今,我有了小外孙,每逢元宵节到来之时,我也会领上他去观灯。出门之前,我会先把父亲留下的灯笼挂在宿舍大院临街的大门上。我觉得,大红灯笼下的寻找,是一份传递爱与善的责任和信念。

古城旧事



## 大舅滚元宵

王丽亚

元宵节快到了,想起小时候大舅滚元宵的往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大舅是村里制作元宵的一把好手,他滚的元宵糯软香甜,美味可口,吃起来津津有味。

我姥姥家住晋源,育有三女二男,我妈妈是大女儿。我从小跟随姥姥长大,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几天,姥姥和大舅就忙开了,准备做元宵的原料,糯米面、花生仁、桂花、红花、青红丝、芝麻等。经过精心配制,做成无数像色子大小的剂子,然后由大舅操作滚元宵。大舅头罩白毛巾,挽个结,身着白围裙,手戴白手套,俨然像大作坊的大师傅。他紧握箩筐来回旋转,每个剂子随着不停旋转,滚上了一层糯米面,经几个回合,全部剂子转眼成为一个个洁白漂亮的元宵。细心认真的大舅还把个别形状不合格的长的扁的元宵挑拣出去,将合格的元宵徐徐放入竹筐,50颗、100颗、200颗……盖上湿毛巾准备送亲友。

大舅要用两个下午滚几千颗元宵,现做现送现吃,大舅滚的元宵香甜绵软,吃起来有嚼劲儿,味道真好。我问大舅,制作元宵的手艺是怎么学来的?他说,从书本学,从小店老汉元宵店铺学,只要做个有心人,认真学练,功到自然成,先当学生,后当先生,时间不亏待人。这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,让我铭记在心。

我从小在姥姥和大舅身边长大,直到参加工作到晋祠博物馆当导游员,每年元宵节都会吃到大舅滚的可口元宵,即使我工作忙,大舅也要把制作的元宵送到我家。大舅做的元宵甜在嘴上,暖在心里。